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筆梨園 第一回 假風流幸逅真風流

總辭：花階春色滿紅樓，引得遊人帶月遊。揮金不惜敵貂裘。恨悠悠，銅雀煙雲起暮愁。右調《憶王孫》 潘毫和墨筆生蓮，譜出新奇勝管弦。

多少風流說不盡，挑燈且說媚嫵娟。

世間惟有青樓座上，不知磨煉了多少薄命紅顏，生為萬人妻，死作無夫鬼。紅粉叢中，不知斷送了多少才人俠客，馬死黃金盡，如同陌路人。那女子入於火坑，諒都是遭難遭貧，受逼受勒，到此田地，是無可奈何的局面。可歎那堂堂男子，戀在迷魂陣中，竟至破家喪命，也還不悔，這卻為何？正是：

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自迷。

如今有一個落泊傭工的嫖客，遇著一個深情俠氣的妓女，後來做了夫婦，共享榮華，也是一段奇聞。

傳說江南徽州府有一人，姓江，雙名武韜，表字干城，是明朝嘉靖時人。因祖父曾在浙江衢州府經商，就流寓在衢州。生得身長體胖，面大耳肥，膂力過人，性情豪曠。因衢州人物山川，大概樸實，故此把一腔的風流倜儻，關鎖在胸中。十八九歲上，父母雙亡，娶得在城宋之臣女兒為妻。不上一年，又已亡故。因妻姿容美麗，性情賢淑，死了不勝悲痛。有人勸他續弦，他道：「必得與前妻並美的女子，方才娶他。」只是淒淒涼涼。出門還有歡喜的時節，一進房中，便覺涕淚俱來。

一日，忽聞官報倭夷汪五峰由海道入寇，寧波、定海等處俱遭塗炭，即與老僕江升計議道：「在家撮空混過，只在愁中度日，況今倭夷流入，恐有不測。不如收拾些本銀，出外做些生意，一則圖利，一則消愁，一則避亂，豈不是好？」江升道：「揚州地方，老主人當初販鹽之所，我老僕頗識熟。何不依舊到揚州，做些販鹽生意？」干城道：「此說甚好。」

次日，帶了江升，去見岳父宋之臣計議。宋之臣道：「我原來賢婿打點出外生理。白日休閒過，青春不再來。況且家有千貫，不如日進分文，應該如此。」隨即讓妻殺雞為黍，與婿酌酌。酒間說起，「有一妹夫俞月湖，與妹子住杭州北關，開一面鋪。賢婿過往時，可去□□□□□兒。」干城道：「曉得了。」當晚別歸。

次早起來，檢盤銀子，共有四百餘銀。又同江升各路討些舊賬，湊有五百兩。尋日起行，將家宅托與宋岳父帶看。不止一日，到了揚州，賃房住下。

那揚州是東南佳麗，俗尚繁華，人多飄逸，不似衢州樸實。住了兩日，把向來關鎖的風情，堆積的豪氣，自然開放出來。便邀結了幾個朋友，也有在棋酒行中看□的，也有在花柳叢中走動的，也有豪俠的，也有奸滑的。盡日三朋四友，在二十四橋、泛曲池、瓊花台、文選樓、平山堂，迷樓山閣等處，行游踏玩。上茶坊，登酒肆，不是下棋，就是唱曲。有兩個牽頭引到妓家，闖了幾次寡門，相處了兩個妓女，騷騷的度了一年。

不料此時有一落草的好漢，構合倭夷，統兵數十萬，橫行海中。此漢姓徐名海，號明山和尚，越州人氏，為人豁達大度，勇敵萬夫，氣陵卿相，等富貴若毫毛，視錢財如草芥。喜觀戰略，愛弄干戈，最好結交窮漢。他常對知心朋友說道：「天生吾才必有用處。倘然吾才無命亦無用略之處，亦當自我造命，立奇海外，攻城拔地，成則為王，敗則為寇，遺臭萬年，也說不得了。世間有三□□，都是英雄。□不了的退步，一條路是終南，一條路是□□，一條路是綠林，此等之士，命遇坎坷，功名淹蹇，□入□□□□□□終南一路。中材之士，利名不逐，□□□□□□三世因之說，作來生計，入了西方，□□□□勇蒙俠之英雄，進無毛薛之交，退乏□□之□，薄□□□□□因□為泡影，忿世戾俗，走了綠林一路。□□□□□□男子所能為，我等豈肯老死林下？」這徐海恃才立志，業已如此。豈料倭夷人來，與之合黨。這也是東南萬民逢劫，天生此人，以消劫帳。

那徐海統了精兵十萬，舳艫千里，沿海剽劫。所到之處，屠戮一空，子女玉帛，罄擄而去。凡閩、廣、吳、越、青、徐等處，縱橫出沒。各路兵馬奔馳道途，無非擄掠。

干城把圖利之心置之高閣，日日與棋翁酒友逍遙度日，又混過了數年。不料倭兵由海入江，逼近瓜揚。瓜揚萬姓，紛紛逃竄。干城也忙忙收拾行囊，避居深山僻靜之中。有一篇詠逃亡的古風，甚是悽慘：

一聲烽驚報斜陽，萬戶生靈乞命忙。

燈火千行連日永，哀聲集疊引途長。

母抱子兮夫攜婦，更憐秀女拖蓮步。

官橋馳馬似螻蟻，野渡飛舟如鷗鷺。

行行知在何方歇，路是家鄉林是穴。

逢人帶喘問前途，前途又有官兵截。

綠堤楊柳線柔柔，煙波江畔水悠悠。

今將並此逃亡怨，恨鬥青青淚自流。

一日，干城聞知外邊倭兵遠退，揚州城中，依舊人民聚集，百度維新，踏進城來。一路看時，但見樓台殿宇，柳巷花街，不似前番佳麗了，不勝感歎。即去拜訪舊友人家，俱不相遇，依舊歸山。

不多時，徐海被浙江鎮撫招安剿滅，各路粗安。江升道：「主人出來耽延已久，坐吃山空，也須做些生意了。」干城隨即檢點本銀，只留得二百兩少些了。次日遷移入城住下，一心販鹽生理。因江升鹽行經紀甚是慣熟，張張有利。做得兩年，依舊有了五百餘銀。

一日，正值暮春天氣，但見桃紅柳綠，日暖風和。干城情思無聊，春心蕩漾，穿了華服，帶了銀包，意欲往妓家一耍。走到柳巷邊，恰好遇著一人，是昔年相與的故友，姓馮，號人便。干城向前作揖道：「久違久違。自從避亂以來，不能相顧。向曾造宅拜訪，不料仁兄故居已換一主人矣。未知尊嫂令郎，俱可無恙否？」馮人便長歎一聲道：「不要說起！先荊與小兒輩，路遇倭兵，俱已受劫。小弟也幾乎遭戮，因跳入糞窖中避過了。不料後來又生一場大病，幾死而活。」干城道：「故人患難重生，難得相遇。待小弟沽飲三杯，以敘契闊。」即邀馮人便到酒肆坐下。

飲酒之間，馮人便說起：「如今的妓女，多半是豪家閨秀，被兵家擄來賣此，陷入火坑，不比當初脂粉搽成的。還有驟子巷，有一新來妓女，名喚媚娟，姿容美麗異常，琴棋書畫，吹彈歌唱，無一不妙，如今還未有人大賞。此人將來是名震江南的。」干城道：「小弟今日見此奈何天，情懷難遣，正要往平康一耍。仁兄這雙俊眼，賞鑒甚多，媚娟決是妙的。少刻即勞同往。」馮人便道：「遲了恐媚娟有客，何不即此就成？」二人會鈔出門，一同踱到媚娟家來。

進內敘禮坐下，干城抬頭一看，見媚娟體態容顏，略略與前妻相似，而一種丰姿豔麗，又十倍於前妻，不覺神魂飛越，巴不能並做一身，開口說道：「渴慕賢卿名淑，特此竭誠拜訪，果然名下無虛。」媚娟道：「妾本陋質，蒙郎君枉顧，過蒙褒獎。」干城就立起身來，撒出一片假風流，攜了媚娟之手，四顧觀玩。見上邊掛一幅美人品簫圖，干城笑一笑，將扇一指道：「此子欲引鳳凰，餘將飛入娟娘幃幕矣。」媚娟也笑一笑道：「果然。」又攜手看左邊兩幅畫，是春夏二景。干城玩了一回，說道：「見此二圖，殊覺炎氣融融。」又攜手看右邊兩幅畫，是秋冬二景。干城也玩了一回，說道：「見此二圖，殊覺涼風颯颯。」又轉身移步到階前，倚了欄杆說道：「桃花與楊柳相偁，可喜他一枝兒紅，一枝兒綠；茶蘼與芍藥相傍，可愛他香也有之，色也有之。」媚娟笑道：「畫圖草木，雖覺有情，但一經郎君品題點綴，便成佳物矣。」

只見茶果已鋪排桌上，干城轉身來，放了媚娟之手，各各坐下。桂媽斟茶，媚娟即將瓜子剝了一撮，送過干城。干城也將瓜子剝了一撮，送過媚娟。桂媽問干城鄉貫姓名。干城未及開言，馮人便俱已代答，假慳慳了一通。正是：

腰有黃金隨我身，天涯到處有姻親。

無情也做多情帆，一面春風笑倚人。

看官們，要曉得江干城向來這些俊俏的口角、風騷的態度，俱是沒有的，況且讀書不深，那曉品題人物？只因避亂山居時，買了幾部小說，不時觀看，故此聰明開豁。見品簫圖，暗把鳳凰比看自己；見春夏秋冬四景，暗指著世態炎涼；見桃柳茶蘼，把色香紅綠，暗比自己與媚娟。點綴絕佳，竟似一個才人口角。媚娟也不覺情投意洽，十分相敬。

話休絮煩。且說用茶之際，正當笑語之時，忽然聽見桌子下地板上「僕」的大響一聲，眾人一齊驚看。不知是恁的東西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評：一本佳戲，此回仍綱領也。看他埋伏全場，步步振綱挈領，而妓家之風情態度已見一斑。此立勢之文也。